



程控电话开通前，镇海区邮电局话务员的工作场景。

从“摇把子”到智能手机 ——我的话务春秋

周 玮

壹

1975年，我终于结束知青生涯，进入当时的镇海区邮电局当了一名话务员。这年，镇海刚开通600门供电电话，是宁波市局换下来的旧设备。而全县的农村，使用的依然是磁石式电话，也就是“摇把子”。那时，用户打电话分为市内电话（城关用户相互间通话）、农村电话（本县城关用户发往农村，或农村用户发往城关）、长途电话（出镇海县的，或镇海县以外地方打过来的），都要经过人工接续，所以话务机房也相应设置了市话台、农话台、长途台和挂号台。凡用户打农话或长途，先要经过挂号台受理，然后把记录单按不同地点分发到各接续台。

在旁人眼里，话务员是份令人羡慕的工作：在整洁明亮的话务机房，坐在机台前，戴着耳机，摆弄着机台上的两排塞子，轻松、优雅。而其中的酸甜苦辣，只有亲历者才知道。话务员的基本功是：除了熟记城关所有单位（1975年已有近600个）电话号码、掌握全省乃至全国行政区划及地理位置、熟悉百家姓的解释方法，最重要的是要眼明手快，有很强的听辨能力。记得那年有位新话务员上岗，对方通报过来要找一位姓“刘”的受话人，按繁体字解释为“卯金刀刘”，结果那话务员误听成“磨剪刀人”，还一个劲地问“磨剪刀人姓啥”，闹了笑话。

再有，就是“受气能力”要强。拿宁波去市台来说，当时全县所有的长途电话经由宁波市局转接，一个话务员半天下来，要接续200多个电话。你要是出手稍慢一点，或对方言回叫时你没听清楚多问一遍，遇上脾气不好的市局话务员，就要被埋怨、训斥，尤其是新手上岗。即使是主动权在我的宁波来话台，有时也要挨训。

贰

那时用户挂宁波市以外的电话，都属转话，那些路远的甚至要经过四五个局转接才能接通。线路质量又差，经常是声音细得像蚊子叫，话务员必须扯着嗓子把受话人喊住。用户听不清时，还得操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为他们传话，因为一旦“逃走”了，再接上就很困难。同时，还要管住其他电路上的电话，不能让它半途断了。通话完毕指示灯一亮，要马上拆线，立刻接续下一个。有些偏远地区的电话，用户往往要挂上好几天才能接通。线路少质量差，电话业务量又不增长，不但用户等候时间长了要来催，而且在时限内未能接通，会影响整个话务班的考核指标。虽然后来陆续开通了几条至上海、杭州以及慈溪、余姚、鄞县的直达电路，可还是供不应求。用户急，话务员也急，上了机台就像上了战场，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。半天下来，整个人口干舌燥筋疲力尽，耳朵还要难受一会儿，回到家里，有时连话都懒得讲了。

然而，我们苦中也有乐，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转话被我们接通时，就像打了个胜仗，别提有多高兴了！记得有一次我当班时，受理了一个安徽用户的传呼电话，要找住在镇海白家浦的某人，挂了好几天都没接通。于是该用户直接与我对话，求我找到受话人，为他传一句话。虽说这事不在话务员的工作范围内，我完全可以



1992年，程控电话开通前，话务员工作场景。



1985年，外线员在户外、高空作业。



1991年，放过江电缆。

拒绝，但想到人家打个电话这么不容易，我还是答应试试看。下班后我按地址找到了受话人，原来是一对年迈的老夫妻。我把对方要我转告的话告诉他们，两位老人非常高兴，一个劲地称我为“邮递员同志”，千恩万谢的，倒让我不好意思了。

当一个个电话经我们的手接通时，看着那叠厚厚的通话记录单，就像看着一堆战利品。我们为自己在传递社会经济和生活信息、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上所作出的贡献而感到自豪！

改革开放前，我国通信事业发展缓慢，所有电话靠人工接续。那时光

缆还没问世，使用的是同轴电缆，许多地方用3.0铁丝作电话线，乡村大多与广播同线，每天广播时间一到，电话就不通了。

1984年秋，我有幸去省城参加全国长途话务规程座谈会。时隔多年，会议的其他内容早已丢到九霄云外，唯有一个人所作报告中的一句话，至今没忘。他是从北京邮电部来的，那句话大意意思是：“按美国现在的电话业务量，如果还要靠人工接的话，那么，全美国的妇女去接电话还不够用呢……”听到这话，我无比震惊，天哪！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到那个程度啊？！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，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支持通信建设的倾

斜政策。镇海与全国各地一样，电信发展驶入了快车道：1982年5月1日，市话2000门纵横制自动电话开通，电话号码由三位升至五位，结束了市话由人工接续的历史；1984年4月至1987年5月，相继开通了至宁波DD14半自动拨号和DD16全国长途自动拨号电话；1989年10月30日，长石的电话并入骆驼HJ921纵横制自动交换网，从此，镇海结束了磁石“摇把子”电话的历史。

肆

1987年，我被调到局办公室工作，从而得以从更高、更广的层面了解电信发展状况。在社会各方支持下，依靠科技进步，加大资金投入，镇海区电信事业跃上了新的台阶：1991年4月20日，9000门程控电话开通，全区电话号码由五位升至六位，实现了国内国际长途直拨；1993年5月20日，汶溪的电话并入骆驼程控网，同年10月31日，电话号码由六位升至七位，率先在宁波地区实现了电话交换程控化目标；2001年5月18日，镇海电话号码由七位升至八位，通信能力进一步提升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移动通信开始进入镇海，把人们的生活引向一个新的世界。1990年6月，公众无线寻呼（BP机）开通；1991年10月，模拟蜂窝式移动电话（大哥大）开通；1993年5月，450兆赫集群单工移动电话（小大哥大）开通；同年10月，CT-2无绳电话（漫步通）开通。此后不久，“BP机”“小大哥大”“漫步通”因功能的局限性先后被淘汰，而移动电话则以其强大的生命力，发展迅猛。

移动电话刚问世时被称为“大哥大”，机身厚实笨重，除了打电话外没别的功能，通话质量也不够清晰、稳定，价格却要2万多元一部。那时，拥有一部“大哥大”是身份显赫的象征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手机不再是奢侈品，它已经成为日常消费品。现在的手机不但价格越来越低廉，款式越来越轻便小巧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实用，除了打电话外，还把照相机、录音机、计算机、银行卡、记事本、通讯录、地图导航、网上购物、电子杂志等集于一身。光是通话，就有语音通话、视频通话等，新业务、新功能层出不穷，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中，大数据和存储前景无限。为了使老年朋友也能轻松自如地使用智能手机，镇海区老年大学开办了智能手机学习班，已从最初的一个班发展到五个班，还供不应求呢。

伍

自程控电话开通和移动电话问世后，人工接续的长途电话开始萎缩。之所以没有一下子消亡，是因为各地发展不平衡，有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，人工接续电话还需维持一段时间。1994年5月18日，镇海长途电话人工接续台并入宁波。是年9月21日，话务班——这个曾经是全局人数最多的班组，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，被撤销了。

多少年后，我们几位当年的话务姐妹，回忆起在话务机房工作时风风火火的激情岁月，依然认为，那是我们人生中最灿烂的花季！

（浙江省电信公司镇海分公司供图）

崔小明

7月13日，为期一年的宁波交响乐团首个“音乐季”演出在“学霸的音乐世界”中落下帷幕。一年来，“音乐季”组织了十五套高质量的经典曲目，从柴可夫斯基到莫扎特、贝多芬再到门德尔松、德沃夏克、勃拉姆斯，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名家代表作品一次次在宁波上空响起。在通往音乐殿堂的艰难跋涉中，年轻的宁波交响乐团和乐迷一起成长。

“音乐季”指一个职业乐团艺术生产和演出计划，包括排练、演出时间和地点，排演具体曲目和指挥家、独奏家人选，并提前公布于众。“音乐季”的曲目一般是难度极高的经典曲目，对乐团演奏员的要求非常高。团员平均年龄28岁、成立才两年的宁波交响乐团能胜任吗？交响乐团很多年轻的演奏员心里没底。但艺术总监俞峰认为，开展“音乐季”演出活动是乐团提高艺术质量和管理水平、走职业化道路的必经之路。俞峰亲自设计了“音乐季”的整个方案，从曲目选择到演奏嘉宾的邀请，他都经过深思熟虑。

向音乐殿堂攀登

2017年7月27日，宁波交响乐团首个“音乐季”拉开序幕，首场演出由俞峰亲自指挥，选取的曲目是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曲，嘉宾是著名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宁峰。时值暑假，开票后，一楼二楼的座位很快售罄，临时开售三楼的票才满足了观众的需求。首场演出圆满成功，现场掌声如雷，好评连连。但成功背后凝结着乐团全体演奏员的艰辛付出。小提琴手汤皓博说，如果应对商业演出，他们训练一两天就可以，但每场“音乐季”的演出曲目均是“殿堂级”的，难度非常大，他们一般要训练整整一周才有把握上台。而且训练时精神要高度集中，80多人的团队如果有一个开个小差，就会影响整个乐队的演奏效果。每当有“音乐季”的演出，他们一般在早上9点训练到下午4点，只有中午时间可以休息一会儿。这样的强度对精力和体力都是考验。取得开门红后，交响乐团又连演两场“老柴”，接着是莫扎特、贝多芬、理查德·施特劳斯、德沃夏克、勃拉姆斯等音乐巨匠的作品。除了作品，一个指挥家、演奏家被请来与交响乐团联袂演出。俄罗斯克麦罗沃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林海来了，捷克青年指挥家Petr Popelka来了，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、著名指挥家陈琳、夏小汤来了，现任北德国家爱乐乐团首席席席指挥胡咏言也来了……此外，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、宋元明，钢琴演奏家居颀、盛元，小提琴演奏家党华莉、韩国大提琴演奏家林希映等十多位艺术家纷纷前来助阵。这些艺术家的加盟，除了传经送宝，还给交响乐团鼓舞士气、提振人气。宁波交响乐团首席助理封霄告诉记者，与这些不同风格艺术家的合作，宁波交响乐团年轻的演奏员一步一步走向成熟，适应能力越来越强，驾驭曲目越来越自信，整体演奏水平也在“音乐季”演出中不断提高，表现在各声部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。封霄说，他所在的小提琴一提琴声部组有14个人，个个很优秀，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，如同一个曲调，有的演奏出的声音洪亮，有的演奏出的声音圆润。而交响乐演奏时只要一种声音，14把小提琴听上去就像一把琴在演奏。经过“音乐季”的磨合，大家彼此适应，逐渐形成了统一的风格。资深乐迷、惠贞书院音乐老师张奕轩告诉记者，她一直在关注宁波交响乐团，大多数演出都去看过，感觉今年以来进步确实很大，对音乐作品的处理更加丰富细腻。

乐迷也在成长

交响乐团的演出季，不仅让自身实现华丽转身，还带动了一批乐迷成长，为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气质提升贡献了独特力量。

据交响乐团党支部书记董铭介绍，15场高雅艺术演出，平均上座率在80%，约有1.5万人（次）到现场观看，其中有三场是直播，在线观看人数超过100万。这么多人近距离接触高雅艺术，在交响乐团成立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董铭说，演出季活动启动以来，她发现了几种比较典型的乐迷，第一种是古典音乐迷，追着看演出，一场都不落下；第二种是音乐发烧友，对交响乐非常挑剔，是准备来挑剔的，看过几场后对交响乐的表现刮目相看；第三种是喜欢音乐，但不了解交响乐，一边听一边做功课，逐渐迷上了交响乐；第四种是朋友拉着来看，发现交响乐的独特魅力而成为乐迷。

杨靖雯是个资深乐迷，经常到北京、上海听交响乐，也曾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欣赏交响乐。宁波交响乐“音乐季”15场演出，她一场都没落下。她觉得宁波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平不比其他城市交响乐团差。跟着交响乐团看演出，自己的欣赏水平也得到提高，她能够深刻感受作品的忧伤和快乐，甚至研究了莫扎特、门德尔松等作曲家的出生、受教育情况和作品之间的关系。张奕轩说她们学校有个学生交响乐团，她和学生们都是交响乐团的忠实粉丝，一年的音乐会听下来，她感觉观众也在进步，原来现场有些杂音，现在全场下来，比较安静，乐章之间不再有人鼓掌。这得益于“音乐季”演出期间进行的音乐知识和欣赏礼仪的普及。袁敏杰是跟着交响乐成长的乐迷。他是大型企业的一名商务人士，平时工作压力很大，接触交响乐后，他找到了一个让他可以安静的世界。宁波交响乐团的演出他几乎都去欣赏了。

8月16日，新一年的“音乐季”将在马勒交响曲中揭开序幕，令宁波很多乐迷充满期待。

曲曲动人 场场精彩 ——回眸宁波交响乐团首个「音乐季」